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四十五
至四十七



13
849
244



門 4 3
册 849
卷 24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一十五

有詞第二

齊子宋大夫通使於晉為國通晉事魯襄公二十六年還如楚令尹

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

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

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

册府元龜 陪臣部

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

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

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

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亡也

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殄盡也瘁病也

故夏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不經不用嘗法

商頌有

之曰不潛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言殷湯賞

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懼用刑

恤民不倦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時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

賜

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

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

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

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亡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魯

在文十四年

晉人賞諸戎車之殿以

為謀主

殿後軍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

易震蕩也若多鼓均聲以夜軍之

均同其聲

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

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成公六年晉欒書收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

獲沈子八年復侵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

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謂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

不是其曲直鄒晉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鄒鄒晉以為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

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釋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子反與子靈爭

叛五年楚人討陳侯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與雍害巫臣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

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

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周鄭縣東北有棘亭

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

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

卒惟在塞井夷龜若塞井夷龜成陳以當之以爲陳藥范易

行以誘之藥書時將中軍范藥佐之易行謂闔易中

行二卻必克二穆卻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卻至

五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

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四萃四面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

大滅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

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

以為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并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

仕於

何成宋大夫如晉請弭諸侯之兵魯襄公二十七年 子木謂

何成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而更相朝見也 何成復

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

之不能於秦也不能勝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

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

游吉鄭大夫鄭伯使游吉如楚魯襄公二十八年 及漢楚人

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 令吾子來寡君謂吾

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 子大

叔即游吉也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

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 此君之憲令而

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

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

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

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

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

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其後鄭伯如晉魯昭

公二十四年子大叔相相謂相其儀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

曰娶不恤其締娶寡婦也織者嘗苦締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

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慢貌吾小國懼

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

餅之罄矣惟壘之恥壘大器餅小器嘗稟於壘者而所受罄盡則壘為無餘故耻也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其後葬晉頃公魯昭公三十年游

吉甲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

西甲子矯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

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

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敵邑

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

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

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輕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

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

以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也

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也王吏

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不也舊有豐有

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

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蹶繇吳子弟也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魯昭五年遠射

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其地越大夫嘗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遂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

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廬江舒縣有鵠尾楚子以驛至於羅

汭驛傳也羅水名吳子使蹶繇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寡鼓

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

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命龜如此龜兆告吉日

克可知也君若歡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休息也而

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雲執使

臣將以寡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完也

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寡軍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

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嘗一臧

一否其誰能嘗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

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遠啓疆楚大宰楚子成章華之臺魯昭公七年願與諸侯

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

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

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炤臨楚國鎮撫其社稷

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

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承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

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

共康郊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

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次社稷之不皇况

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也耻是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

受賜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

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魯問

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之二

公如楚

子服惠伯魯大夫季孫在晉為晉所執子服惠伯私於中

行穆子私與之語魯昭公十三年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

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

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

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

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

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

何泉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

叔向日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

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

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處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李平

子祖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

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

何且泄泄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晏嬰齊大夫聘吳吳王問曰君子之行何如對曰君

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

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嬰又使

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

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語圖國之惡務辨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噴居有間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物固有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乎夫人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

善盜意土地之化俗使然乎王又何惟乎

祝佗衛大夫劉文公會諸侯代楚

魯定公四年

將會衛子

行敬子言於靈公

子行敬子衛大夫

曰會同難

難得宜

噴有煩

言莫之治也

噴至也煩言分爭

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

魚

子魚即祝佗

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

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共二職

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

嘗諫也

諫賤臣也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社稷動謂國遷

君以軍行被社釁鼓

師行先有事社於是殺牲

禱於社謂之宜血塗鼓鞶為釁

鼓祝奉以從

奉社手也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謂朝會 若

行師從

二千伍百人

卿行旅從

伍百人

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臯鼬將將長蔡於衛徵令蔡先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

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

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

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

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

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人弓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師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

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卽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

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

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祀宗人大卜太史凡四官備物

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嘗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

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

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績少帛雜帛也績養大赤取染草名也旃旌

通帛為旃折羽為旌大呂鍾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比界圃田鄭藝名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

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湯為

陪臣部

十

十

十

沐邑王東廵守弟司空 聘季受土聘季周公 陶叔授民陶叔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於毀康誥周書殷 皆啓以商政疆虛朝歌也

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 分唐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叔唐叔晉 以大路密瀆之鼓密瀆國名 闕鞏甲名 沽洗鍾名 懷唐叔晉

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 命以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 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

開用其政 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 三者皆中國同故自以戎法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

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 王於是乎發管叔而

室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 王於是乎發管叔而

蔡蔡叔周公承王命以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

放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 為卿士公臣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

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冠聘季為司空五

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 曹文之昭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也文王子與 晉武之穆也武王子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

以伯爵居甸服言小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

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昭陵二 會經書蔡在

衛上霸王以國大小之序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文

之子魚所言盟歌之次

魯申公衛武叔蔡甲午莊鄭捷文齊潘昭宋王臣成

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藏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

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

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叔孫武叔魯大夫也定公十年邠宰侯犯以邠叛武

叔懿子圍邠弗克是年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武叔

聘于齊謝致邠也齊侯享之日子叔孫若使邠在君之他

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邠德叔孫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

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大宰嚭陳大夫吳夫差侵陳魯哀公斬祀殺厲神祀位有

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還出竟嚭使於師夫差謂行

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

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

怨庶幾其師有善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二毛獲謂係虜之毛鬢髮班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

厲之師與欲微攻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曰及爾地歸爾子

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

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借號稱王

陪臣部十二

子服景伯魯大夫魯哀公七年會吳于鄆

吳欲霸中國

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

百牢我

是時吳過宋得百牢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

十

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

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

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

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

有嘗數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

矣

淫過也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上物天子之牢

以為

天之數也

大有十二坎故制禮象之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

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

違周

為北本

不與必棄疾於我

捨棄也疾來伐

伐乃與之其後哀公

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十三年

吳人將以公

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

以見於王

伯王官伯侯牧方伯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

伯

伯諸侯長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

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

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

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

半邾三百乘

而如邾以事晉

如邾六百乘

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

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謂景伯欺之

將囚

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何景伯名

將以二乘與六

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世有職焉

有職於祭事

自襄以來未之改也

魯襄公

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

鬼故以是恐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

嚚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

適為惡名

不如歸之乃

歸景伯

子貢孔子弟子哀公七年吳大宰嚚召季康子康子

使子貢辭大宰嚚曰國君道長

言君長大於道路

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虛國盡

行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

既其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繇然也

伯大

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

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

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反自郢以吳為

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無能為也

棄禮知其不能霸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

大宰嚚請尋盟

尋郢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

信也

制其義

玉帛以奉之

奉贊神明言以結之

結其信明神以要之

要以禍福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

改也

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

尋重也 寒歎也

乃不尋盟十五年子服景伯

如齊子貢為介陳成子館客

使景伯子 貢就館

曰寡君使嘗

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言衛與齊同 好而魯未肯

景伯揖子

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

在定八年 齊為

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

在定九年冠氏 陽平館陶縣

因與衛地

自濟以西襍媚否以南書社五百

二十五家為一 社籍書而致之 吳

人加敝邑以亂

在八年

齊因其病取謹與闞

亦在八年 寡君

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回所願也成子

病之乃歸成

病其言也

王孫苟吳大夫吳王夫差會諸侯于黃池

魯哀公 十三年 既

退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

勞功也

曰昔者楚人為不道

不供承王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恐

貫 被甲帶劍挺

鼓指鐸

挺板 搥振

以與楚昭王毒遂於中原相舉

相舉戰 在魯四

年毒暴也 中原原中

天舍其衷

衷善也言天 舍善於吳

楚師敗績今齊侯

任不鑒于楚

任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 任也不鑒不以楚敗為鑒戒

又不供承

王命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鼓指鐸遵汶伐博

齊別 都

登莖相望於艾陵

登莖備雨器也相望言不避 暑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

克博 至羸

天舍其衷齊師還

言敗 而還

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

舍其衷

文武 二后

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咨曰昔周室

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

周王周景王子敬王每也 子期篡立敬王出奔民成

周之民助 余心豈忘憂卹不為下王之不康靖 不但
子期者 方乃憂 今伯父曰戮力同德 并 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憂四

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良人諸良人皆善之獻惠王惠王亦善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可行也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煎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將與說後亦應之此其與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蘇秦在燕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魯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魯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

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
 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
 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
 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
 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
 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
 之矣居三日而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
 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
 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

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
 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遇不幸而類是乎燕王
 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張儀在秦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
 楚懷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
 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
 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
 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
 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
 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

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焉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
 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
 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
 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
 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
 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
 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
 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
 弗及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一十六

公正

死節

公正

古之君子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在公正色當官而行
 者何嘗不以尊主庇民為心濟時利物為務雖復參
 家陪之列仕諸侯之國而能秉心忠義臨事感慨規

政教之失盡獻替之道竭節於公室馳聲於隣境風
軌可尚蓋莫勝紀至有亡身殞命義存君親扶危持
顛志厲金石此皆特立不回之士疾惡如讐之人苟
能明哲保身進退以禮斯可謂全德者矣詩之司直
豈過是乎

石碯衛大夫也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未
能和其民石碯子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子石碯也以州吁不安諮其

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
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
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此二人者實殺寡君敢即圖之

八十曰耄稱國小老自謙以委陳使因

其往就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泄於衛

請衛人自臨討之

九月衛人

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碯使其宰儒羊肩泄殺石
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
滅親其是之謂乎

卜偃晉大夫也魯僖公二十二年晉懷公殺狐突卜

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

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

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
是聞其何後之有

臧文仲魯大夫也僖公二十八年溫之會晉人執衛

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請於晉而免之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士季晉大夫會也魯文公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在

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

於晉不能見於此焉得用之何用士季曰吾與之同

罪俱有逆公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

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直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三十年

季文子魯大夫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弑其君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

卻獻子名至晉大夫也靡笄之後魯成公二年韓獻子將

斬人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

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卻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

子分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公曰然卻氏聞

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

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

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

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

失其民欲安得乎不信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

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罪誅大焉傳言卻至無反心

子臧曹公子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侯以曹伯殺太子

而自立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

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六

月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在十三年國人曰

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奠國人皆將而又討我

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

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

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

臧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

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

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反曹伯歸自宋

還子臧盡致其邑與鄉而不出不出仕

范文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四月晉侯將伐鄭

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

三卻驕故欲使諸侯叛與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

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

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日韓之戰惠公不振
旅 衆散敗也在 僖十五年 箕之後先軫不反命 死於狄也在 僖二十三年

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 故道在宣十二年 皆晉之耻也子

亦見先君之事矣 見先君成 敗之事 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亟數 也 秦狄齊楚皆強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 齊秦 狄 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驕亢則憂 患生也 盍

釋楚以爲外懼乎及楚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食楚 粟三

也 月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 佞才 也 何

以及此君其戒之 戒勿 驕 周書曰惟命不予嘗有德之

謂 周書康誥言勝無 常命惟德是與 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

死 祝宗主祭 祝祈禱也 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

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

也

魏絳晉司馬也魯襄公三年夏晉悼公會諸侯盟于

鷄澤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悼公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

之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跣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子無重寡人之

過與之禮食

匠慶為大匠魯襄公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禭

不虞 禭親身稍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

匠慶謂季

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

成不終君也

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

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

蒲圃國場圃名季文子樹檟

欲自為禭匠慶謂木

為定姒在禭

季孫曰畧

圃之檟季不御

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與父

君子日志所謂多

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子罕為宋司城魯襄公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

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優調戲也

子蕩怒以弓撻華弱于

朝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頭若械之在手故曰撻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撻

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司馬言其孺弱不足以勝敵

遂逐之夏宋華弱

來奔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詘大焉

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言我射女

門女亦當以

不勝任見逐

子罕善之如初

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向戌宋大夫也魯襄公十年晉侯會諸侯于祖晉士

句請伐偃陽以封向戌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以與向

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

君群臣安矣其何况如之

言見賜之厚無過比

若專賜臣是臣

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晏嬰為齊卿齊惠樂高氏皆耆酒樂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有告陳桓子

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

亦授甲矣使祝二于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彼傳言者誰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

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然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子端委入于虎門

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樂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河助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于陳鮑

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

穿封戍楚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五月至

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

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

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

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

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魯昭公八年楚肅王滅

陳靈王即王子圍也使戍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譖侍飲酒

於王王曰城麋之後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

乎及此謂焉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

魯公冶季氏屬大夫襄公二十九年公入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取于邑使公冶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

之璽甲也曰開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發書乃聞

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下而欺我言叛益數我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

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城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即風日式微式微胡不歸式

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

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叔孫豹魯大夫也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還尋弭兵之盟

而魯伐莒濟齊盟濟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

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

愛馬

誑叔孫家臣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

魯必受師

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

牆以蔽惡也

喻已為國衛如牆為人蔽

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咎在牆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罪甚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

怨季孫之

伐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

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永久今遇

此戮無所怨也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

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

叔孫歸

稅會歸

曾天御季

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

恨季孫代莒使已幾被戮

曾天謂曾阜

曾阜叔孫家臣

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

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

阜曰

數月於外

言叔孫勞後在外數月

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

而惡囂乎

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詆囂之聲

阜謂叔孫曰可以出

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楹柱也以喻魯

有季孫猶屋有柱

芋尹無宇楚大夫也魯昭公元年楚靈王即位初楚

子之為令尹為王旌以田

祈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

芋尹無宇斷

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

人以實之

章華南郡華容縣

無宇之闈入焉

有罪亡入章華宮

無宇

執之有司弗與

王有司也

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

謁諸王

執無字也

王將飲酒

遇其歡也

無宇辭曰天子經畧

經營

天下畧有四 諸侯正封 封疆有定分 古之制也封畧之內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分君臣 也毛草 故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濱涯也 天有十日

甲至 人有十等 王至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園牛有牧 養馬曰園養牛曰牧 以

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馬執之周文

王之法曰有亡荒閱 荒大也闕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 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 楚文 作僕區之法 僕區刑書名 曰盜所隱

噐 隱盜所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行善法故能行啓疆北至汝水 若

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皆

將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

為天下逋逃王萃淵藪 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 故夫

致死焉 人欲致死紂 君王欲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 言王亦為盜 王曰取而

臣以往 往去也 盜有寵未可得也 盜有寵王自謂 遂赦之

社洩魯叔孫氏宰也昭公四年冬叔孫豹卒五年正

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

頁于公以書使社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極日子固欲毀中

軍既毀之矣敢告社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

倍闕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

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

叔向晉大夫也魯昭公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

雍子爭鄙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

如楚士景伯叔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

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

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

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

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

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二者皆死邢臯陶之刑也請從

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

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

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減未薄也減輕也皆以

正言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

賂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

也謂言緇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

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

二惡除則殺親益榮榮各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宜子
三利加其餘則以直傷問不可以不正
義故重歸之

奮楊為楚城父司馬魯昭公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

楚子曰太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外叛自以為猶宋

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

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何信於讒王執

伍奢念奢使奮楊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

三月太子見奔宋王召奮楊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

日言出於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

王命臣日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不能苟貳奉初

以還奉初命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

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

也奸紀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叔孫婍魯大夫也昭公二十三年邾師過武城魯遂

取邾師獲徐銅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

孫婍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叔孫

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等會伯

國之邾又夷也邾又有東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子服

大夫為叔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

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叔孫聞

之去衆與兵而朝

示欲以身死

士彌牟謂韓宣子

彌牟士景伯

日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

孫必亡知知君亡國將焉歸

時知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

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聽却衆取叔孫是爲

乃弗與使各居一館

分別叔孫子服

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

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

執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知館以如吏

欲使知人見叔孫之

辱先歸知子士伯日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

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

立待命也從至旦爲期

乃館諸

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

別因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

請冠焉

以求冠爲辭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既送作冠

摸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爲若不解其意

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欲行貨以

免叔

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

留申豐不使得

出不欲以貨免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

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示不愛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

其牆屋

葺補治也

去之如始至

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子家子魯大夫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徧賜大

夫

從公者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琥玉

一環一璧輕

服

細好之服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

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定公元

年夏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季孫

日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

政子必至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下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辭

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羈子家子名羈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

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

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

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

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

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

出者入可也貌出為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然寇而出者行可也與

氏為寇難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

也羈將逝也喪至壞墮公子宋光入從公者皆自壞

墮反出奔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

殺入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

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

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

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

十四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仲繇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勾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

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繇弗

能

濟成也

嬰夏魯宗人也

宗人禮官也

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

嬖

荆哀公庶子

將以為夫人使嬰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

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

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武公赦也

孝惠娶於商

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

自桓以下娶於齊

桓公始娶文姜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

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

惡之

惡公

翟黃魏大夫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

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

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

之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

翟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

對曰君仁君也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也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卿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

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死節

古之事上者固有殺身以成仁刎頸以見志蓋捨生取義輕鴻毛於一命以身殉節貫白日於丹赤若乃春秋之世諸侯專政其有屬衰弱之在運逢艱虞之間作或奔走以殉死或周旋以從士秉志誓心無所變易捐軀殞首罔思畏避至於隣兵載交強戰相窘於是英勇感慨忠憤特立聞金鼓而自奮塗肝腦而不奮復有上失其道政出多門讒慝屢興姦詐萌起禮罔由節言以賈禍靡敢胥怨自求死所者亦不失

為臣之義也並用著之于篇

欒共子晉大夫也武公伐翼殺哀侯

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

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曲沃盛

強昭侯微弱後晉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尅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為翼侯後桓叔之子嚴伯伐

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

嚴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 止欒共子曰苟無死

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為曲沃伯 吾以子共子之父欒賓傳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

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

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 辭曰

臣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三君父師也故一服勤至成

師教之君食之

食謂祿也

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

生之旌也故一事之

旌類也一事之事之如一

唯其所在則致死

焉

在君父為君父在師為師

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賜惠也

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

私利謂不為忠

君何以訓矣

曰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君武公也

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為從臣道故使止臣

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二也

從君而貳

君焉用臣

遂闕而死

荀息晉大夫也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又弑其君卓

子及其大夫荀息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

馬

禮諸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

驪姬者國色也

其顏色一國之選

獻之愛公甚欲立其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六 十七

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

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

於荀息故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

則可謂信矣

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焉奚齊卓子未動已故答之云爾

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

幼

長謂重耳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

上問

下日訊言臣者明君臣相對言不可負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

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

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

其言矣

狐突晉大夫也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

懷公亡人

重耳期期而不至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召

偃子

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

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

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

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臣聞命矣乃殺之

先軫晉大夫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

而墜

謂不顧

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

歸其元元首面如生

蕩意諸宋大夫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

貸之襄夫人欲通鮑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

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魯孫伐代公

子成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伐公子卯鱗鱻為司徒蕩

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

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

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已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

之貳也姑紆死焉姑且也紆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既

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

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

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

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夫

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

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

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蕩意諸

死之

卻至晉大夫初厲公將殺三卻卻錡謂卻至曰君不

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

國敗君必危其可免乎卻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罪均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也

惠伯魯大夫襄仲弑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

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

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

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

公冉務人奉其孥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孔達衛大夫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

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帥孔達曰苟利

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繇我則為政而亢大

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孔達縊而

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

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

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之使復其位讓父祿位

公孫敖魯大夫奔莒生二子敖死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殺之子仲孫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

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

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無一人門于句躡一人

門于戾丘皆死

句 隴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唐苟鄭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

于鄆陵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石首曰衛懿公唯

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毅中

熒戰在閔二年唐苟

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一人我不如子子以君免

我請止乃死

荆蒯芮齊大夫初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至其

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

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

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

吾既食亂君之食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

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

乎乃結轡自刎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

節死義矣則僕夫無為死也猶食飲而遇毒也詩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乎易曰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僕夫之謂矣

叔孫昭子魯大夫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闕歸見平子

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

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

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

公言于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公與昭子

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昭子請公徒將殺昭子

伏諸道伏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平子

有異志不欲復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而卒耻

平子所欺因

仲繇字子路下人衛大夫孔悝納莊公立之初孔圍

取大子蒯瞶之姊生悝孔圍孔文子也孔氏之豎渾

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太子在戚孔姬

使焉使良夫請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

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與之盟為請於伯姬

良夫為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圍昏

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太子與良夫寺人羅御如孔氏

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遂入適伯

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毅從

之介彼甲與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

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

子路也為召獲駕乘車召獲衛不法駕行爵食炙奉

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羔

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始至焉且欲子羔曰弗及

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謂食

不須踐其難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人為

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繇

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闕而入曰太

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為難攻太子且曰

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黶敵子路二子荆暗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

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

來由也死矣

高昭子名張齊人也齊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

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

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陀子陽生乃與鮑牧誥

大夫以兵入公室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

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

鄒魁壘晉士也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

復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

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門鄭人俘鄒魁

壘賂之以晉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

雍門狄齊大夫也初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

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

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

田於圃

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
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
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
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
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
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還七
十里曰齊王有臣均如雍門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
遂歸齊王塋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肥義趙大夫初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又封長子
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

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疆壯而志驕
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
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
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
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
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
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
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王父以
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
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

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詭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奸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

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已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食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旣而公子章卽以徒與田不禮作亂先殺肥義

扈輒趙幽謬王二年秦攻武城輒率師救之軍敗死之

韓舉韓將也宣惠公八年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一十七

失禮 奢僭 專恣

失禮

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防者也若乃當春秋之世居大夫之列亡君臣之禮違朝著之位玉幣相聘失行人之辭樽俎交歡愆為賓之序乃至紛亂

典顛越葵制存諸赴告厥用垂誠

公子友為魯大夫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塋

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原仲陳大夫季友
遠禮會外大夫塋

先軫為晉大夫魯僖公三十二年晉敗秦師獲孟明

西乞白乙文嬴請而釋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

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誓

而免諸國

暫猶卒也

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

墮毀不

顛而墜

臧文仲為魯大夫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

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輿

文仲魯公子盟之曾孫辰
也莊文之問為大夫於時

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于

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與

當為變字之誤也或作竈祀戶卒食而祭

夫輿者老

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甒

老婦先炊者也尊甒炊器也
明此祭并炊非祭大神燔柴

似失

禮也者猶體也

若人身體

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卻克晉大夫獻子也魯成公二年靡笄之後卻獻子

伐齊齊侯來

靡笄之後故
服而朝晉也

獻之以得隕命之禮

獻致
享也

敵籩豆之數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也以得言不得

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晏為隕命今齊雖敗項公

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卻克不知孔子

曰寡

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

以整御人婦人願以此報君御人笑也曰御子勇

而不知禮矜其伐而耻國君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

卻犖為晉大夫魯成公十四年春晉侯使犖子衛侯

饗苦成叔成叔寧惠子相相佐禮惠苦成叔傲寧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周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兕

觥觶然不用以兕角為觶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

事而不得傲乃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孫林父衛大夫文子也魯襄公七年文子來聘公登

亦登禮登皆臣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

未嘗後衛君敵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

吾子其少安安胥孫子無辭亦無悛容後改

高厚為齊大夫魯襄公十年春諸侯會吳子相三月

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

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姚本期地故士莊子

不並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後與光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九年齊殺高厚

俱不敬伯有為鄭大夫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

隴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

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第簀也此詩刺趙孟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

慶封為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七年春齊使慶封來聘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詩廊風曰相鼠

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闕甚 二十八年慶封來

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

共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

既而齊人來讓 讓魯受慶封奔矣

孟僖子為魯大夫昭公七年二月公如楚鄭伯勞于

師之梁 鄭城門 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 僖子禮孫纓 及楚不

能答却勞

孔張為鄭大夫魯昭公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

後至立於容間 孔張子孔之孫 執政禦之 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 適客

後又禦之商縣間 縣樂肆 客從而笑之

涉佗成何皆晉大夫也魯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

於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 前者衛侯晉屬齊簡子意

欲推 辱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尊者泣牛

耳王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 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

得視諸侯 言衛小此縣人 將軟涉佗按衛侯之于及

腕按擠也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

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

繇涉佗成何按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

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遘死佗亦遘矣哉詩鄘風

蕢尚為魯大夫哀公使人吊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

宮而受吊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

之妻之知禮也行吊禮于野非齊莊公襲奪于莒杞梁死馬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

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請而朝而妻受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

無所辱命

渾良夫為衛大夫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新造幄幕皆

以虎獸飾之成求令多者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

夫應為令名良夫乘哀甸兩牡哀甸一車卿周紫衣狐裘紫衣至

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之

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奢僭

傷民力而于邦憲者其奢僭之謂乎故古者聖賢之

所譏切著在方策昭昭可見矣當周室微弱諸侯為

政乃有家陪之列因緣逞欲怙寵崇侈早上長傲驕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七 五

佚以自滿晏安而無懼斯乃犯義侵禮招損取禍之道也巳

管仲字夷吾為齊相富擬於公室孔子曰管仲鏤簋

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

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為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纁邊桶謂之節梁上

斷而礫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曰管

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或人見孔子小之以器謂之大

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取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歸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令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然則管仲知禮

乎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問不儉便謂為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

亦樹塞門邦君為幽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

反玷反爵之玷在階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隣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耐畢則各

反爵於玷上今管仲皆儻為之如是是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子臧鄭子率第也魯僖公二十四年出奔宋好聚鷓

冠鷓鳥名聚鷓羽以為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

之八月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

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

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感其子臧之

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戚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

景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懼選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鍼適晉

其車千乘

言其富也

后子享晉侯

為晉侯設享禮

造舟于河

造舟為梁

通秦晉

十里舍車

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

自雍及絳

雍絳相去十里用車

八百

歸取酬幣

備九獻之義始禮自舉其故續送其八酬酒幣

終事八反

舟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經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仲孫叔孫季孫皆魯大夫也謂之三桓

皆桓公後

禮運云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

私家非禮也繇三桓始也

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又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

其享君由強且富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

也繇三桓始也又季孫有喪孔子往吊入門而左從

客也主人以璜璠收

喪季平子意如之喪桓子斯在喪孔子吊之入門而左行故曰

從客位也主人以璜璠收收歛也

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

上曰以

寶玉收警之猶暴骸中原也

璜璠若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若事入宗廟

佩璜璠故欲用之孔子以為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玉歛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利之必先

暴骸故曰由 暴骸中原也 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孔子曰非

下禮也今非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吾不欲違禮亦不足人之失禮故歷級 死古之人非

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又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謂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人為

八佾舞季子潛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三家

者以雍徹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

此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辟公

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

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臧文仲魯大夫也居蔡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

尺有二寸山節藻梲包口節者楠也刻鏤為出稅者居蔡僭也

孔子曰何如其知也孔子非時人謂之為也

趙文子晉大夫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繇趙文子始也

借諸侯趙文子名武

慶封齊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来聘其車美孟孫

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

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駟秦鄭大夫也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嘗陳卿之車服

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

攸堡子思子產子國三也詩大雅攸所也堡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

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

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賜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冉相秦六歲而

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

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

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及免相國就封邑出關軸車千乘有餘

黃歇楚春申君也考烈王立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十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專恣

昔周道衰微祿去公室諸侯以之擅命陪臣繇是專恣行私惠以收民心用宗黨以參邦政峻殺戮以圖畏已濫爵賞以務悅人動靡顧於典刑言但肆於威

福其甚者取美擅受饋錦外交鄰邦內易先嗣徒得

忠臣覩之而扼腕賢者覽之以寒心故先聖曰陪臣

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欲使姦臣賊子聞之而懼

焉又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誠百王之攸戒也

公子豫魯大夫也隱公元年十月鄭人以王師虢師

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

公子豫私請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乎

翼翼邾地祭仲鄭大夫也魯桓公十五年春祭仲專鄭伯患之

使其壻雍斜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

與夫執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

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

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

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元六也公載以出愍見其尸故載其尸

共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公子溺魯大夫莊公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疾其專命

而行故伐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魯莊公三十年夏歸自伐鄭而

處王宮谷遂尸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鬪廉也足日桎手曰

梏欲申公鬪班殺子元申楚縣也楚簡號縣尹皆稱公

魏犇晉大夫也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入曹令無

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

之不圖報於何有魏犇負羈氏

公子商人齊桓公子也魯文公十四年公子商人驟

施於國驟數也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

趙盾晉正卿任國政二年而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

盾以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迎之太子

母日夜啼泣頓首謂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

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

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

田襄子齊大夫既相齊宣公三年晉殺知伯宣公之二年時

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

三晉通使曰以其齊國

先穀晉大夫也魯宣公十二年晉師圍鄭晉師救鄭

及河聞鄭與楚平荀林父欲還彘子曰不可彘子失救晉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

而退非夫也非大夫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

之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孟孫所帥也濟渡河

臧宣叔魯大夫也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

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人援也臧

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

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

為子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季文子魯大夫襄公二年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

積梓之屬以自為襯與頌琴襯棺也頌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文子取

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

始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也

季武子為魯上卿襄公十一年春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

上下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氏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

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

重故憂不能也武子故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

盟之乃盟諸僖閔之門詛諸侯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以禍

福之言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利要民衆

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

伐我東鄙圍郕蓋攻守之官深政以危祿其月季孫宿帥師救郕遂

入郕宿武子名郕官邑遂繼事也受命而入郕惡季孫宿也

二十九年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

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

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

而退致命使季氏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

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

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

公冶冕服以卿服女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

式微詩即風口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還其邑於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終不入焉

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

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

大夫

家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

有且無使季氏葬我趙簡子問史墨

史墨晉史蔡墨

曰季氏

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鄭為上卿

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文公卒東門遂

東門遂襄仲也君東

門故稱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

四君矣民不知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

器半服各爵號

崔杼齊大夫魯襄公十九年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

兼共室

灑藍齊地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又魯襄

公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衛獻公沒十四年公齊

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孥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

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子孔鄭大夫魯襄公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

專權

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

與純

門之師

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及甲及子革子良

氏之甲守

以自守也

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

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亦以國討為文

子然子孔

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革父

士子子孔圭媯之子也

宋子圭媯皆鄭

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

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

亞次

士子

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率

鄭僖四年魯襄六年

簡之元

年士子子孔卒

魯襄八年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

司徒

孔實與二女相親故相助其子

三室如一

言同

故及於難

故二子并及難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

子革即鄭丹

鄭人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范宣子晉大夫初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桓子欒厲

懷子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十四年欒厲強逐范鞅使奔秦

故與欒

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率欒祁與其老州賓

通

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

幾亡室矣

言亂甚

懷子患

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

桓主而專政矣

桓主欒厲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

之

謂宣子不為厲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同為公族大夫

而專其權勢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

吾蔑從之矣

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

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

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

證其有此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

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

下軍佐

宣子使城著

而遂逐之

著晉邑在外易逐

魯襄公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

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邠豫董叔邠師申書羊舌虎叔罷

皆晉大夫樂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

囚伯華叔向籍偃

籍偃上軍司馬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君不至其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左師宋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座

初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步馬習馬

問之對曰君夫人氏

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

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以玉為錦馬之先

曰君之妾

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左師今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費無極楚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

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

楚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

師不能退及聞吳亂而還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

以直

事若以和接類駟將師為右領

右領官名

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惡欲

令尹子嘗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嘗曰子

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

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

出之吾擇焉擇取以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日無及饗曰帷諸門左張帷陳

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

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吾可以得志子惡

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

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

不往召駟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將師退遂令攻

甲兵將害已

卻氏且葬之葬燒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

曰令葬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

焉編管苦也秉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炮燔

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易

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卻氏黨 晉陳之族呼於國曰

駟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主與令

尹以自利也蒙欺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

之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沈尹戌言於子

常曰夫左尹與申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

讟至于今不已左尹卻宛也申成也惑之仁者殺人

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

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

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

以興大謗三不辜卻氏陽氏晉氏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用之夫駟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吾新有君光新也疆場口駭楚國若有大

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諛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已

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駟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魏舒晉大夫也魯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魏舒合

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泄臨也代天子

大夫衛彪侯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

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

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

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此地

郡吳澤荒蕪之地大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日陸還卒於甯甯今修武范獻

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棹示貶

之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墅

東墅季氏邑

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

璵璠美玉

君所佩

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

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後陽虎欲逐之告公出不狃

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代也為君不欲使借九

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

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

氏巴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誚逐公父

歌及秦遄皆奔齊歌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七年秋齊

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

處父孟氏臣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

成宰公斂易其君以誘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歿而女苦夷曰

虎陷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

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以制季孟不敢有心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

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

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

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

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仲行氏反晉晉攻之

急范仲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
景公曰范仲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
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生子荼
一作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
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
欲立景公阬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
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
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旣立君相之大夫皆自
危欲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
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

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
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
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田乞請大夫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橐中置座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
夫皆伏謁將盟立之鮑牧醉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
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嚴命乎諸大
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
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
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

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

孟孺子洩魯孟懿子之子也哀公十四年將圍馬於

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

為成之病不圍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

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志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

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

諸聽命懼不歸不敵歸成十五年正月成叛

季孫雉魯大夫哀公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得太子

適郢適郢越王句踐之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

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

也季孫恐公因而討已故懼

大尹宋近官有寵者魯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

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室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

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

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零樂

茂為司城茂樂澗之子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六卿三

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

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

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

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

辛巳卒于連中

連中官名

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

甲士千人奉

公自空桐入如沃官

奉公尹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官宋都內官名使

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畫計策

六子至以甲

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

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

國人知之司城茂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

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

罪也

言大尹所獄

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

廬門朱東門北

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

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味加于南門尾加

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

桐門北門

大尹謀曰我不在盟

少寢

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

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襄為載書

六子在唐孟

地名

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

襄祝名

皇非我因子潞

子潞樂茂

門尹得

樂得

左師謀曰民與我逐

之乎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

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

氏將不利公室

戴氏即樂氏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

惡其號令與君無別

戴氏皇氏欲伐公

公謂啓

樂得曰不可彼以

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

施罪于大尹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

政無相害也

田嘗齊卿殺簡公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桓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

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

田嘗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

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

趙簡子晉卿也晉定公十八年簡子圖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邶鄆二十一年簡子救邶鄆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圖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邶鄆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魏冉秦宣太后異父弟封穰侯同父弟曰芊戎為蔡陽君而招王同弟母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

